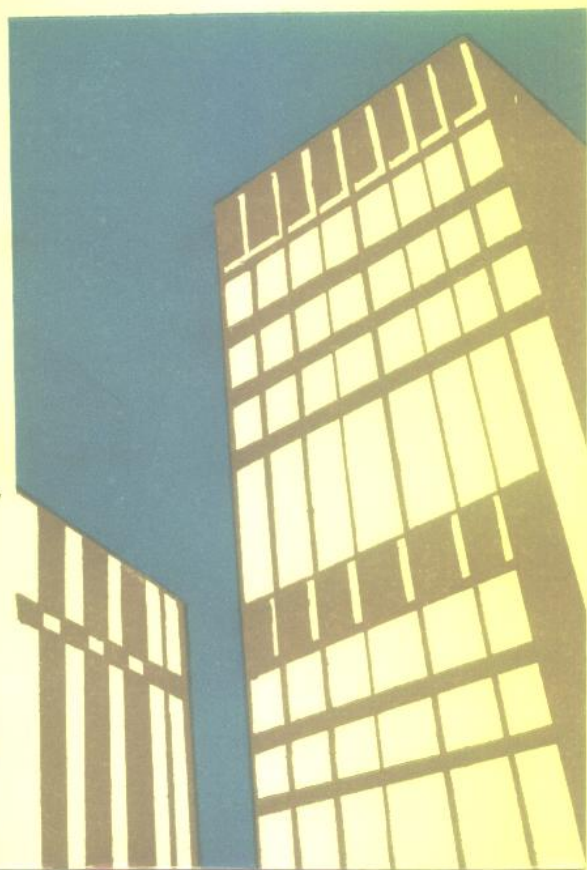


金融巨子

〔英〕安·桑普森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金融巨子

〔英〕安 桑普森 著

钱曾慰 译

潘维洛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Anthony Sampson

THE MONEY LENDERS

——Bankers and a World in Turmoil

Published by Viking Penguin Press, New York, 1982

根据纽约瓦伊金·企鹅出版社1982年英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王 江

封面设计：丁 品

金融巨子

(英)安·桑普森 著

钱曾慰 译 潘维洛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12 字数：305000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2-0259-1/F·9 定价：4.75元

译者的话

本书叙述的是当代世界最为富有的一大批金融巨子在世界舞台的重要活动。一个国家，要干成几件大事，资金往往是突出问题；政治家常要同金融家打交道。因此，金融家的活动必然影响国家政局。如今，金融巨子的活动已扩至世界范围，必然又紧联国际政治风云。金融巨子们具有环球眼光，研究各国政情，预测资金投向国风险，按资信等级划分世界；国际政治大事件，往往与金融问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书对我们今天重新认识金融家，对深入了解国际政治，都极具参考价值，且文笔生动，使人很轻松地便能获得大量金融知识。

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描述的中国古代巨商大贾，富埒王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然而毕竟多属“匹夫编户之民”。本书所述当代世界金融巨子，已远非当年“货殖列传”诸公所能望其项背。此辈金融巨子，挟亿万资金折冲樽俎，纵横捭阖于世界舞台，融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于一体，影响着世界政局。

出现于本书所述世界舞台正面的，虽是各国元首、国王、总统，以及辅弼他们的首相、总理、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总裁这些“帝王将相”，但这舞台上的中心人物，则是那些拥亿万资财所谓“点金有术”的金融巨子，其中最知名的有：默迪西、洛希尔、巴林和摩根等金融家族，以及摩根银行的J·P·摩根，从花旗银行发展而来的万国宝通银行的詹姆斯·斯蒂尔曼和沃尔特·瑞斯顿，大通银行的温斯罗普·奥尔德里奇和戴维·洛克菲勒，美洲银行的阿迈奥迪·基安尼尼和汤姆·克劳森，巴克莱银行的

安东尼·图克爵士，劳埃德银行的杰里米·莫尔斯爵士，里昂信贷银行的莫里斯·阿尔曼德，巴黎荷兰银行的皮埃尔·莫萨和德意志银行的威尔弗雷德·高斯等。在舞台上就座于金融法官席位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尤金·布莱克、约翰·麦克劳埃、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汤姆·克劳森和雅克·德拉罗西埃等官方金融巨擘。舞台上有时出现梅纳德·凯恩斯和米尔顿·弗里德曼这种挥摇鹅毛羽扇的经济军师，他们是应邀前来出谋划策的人物。某些原居高官显位而今退居幕后的如亨利·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等人物，有时也会不甘寂寞登台亮相。

本书在描绘这些金融巨子时，既着眼于他们那种崇尚豪华、追逐利润的心态共性，也抓住金融工作优劣系于金融家个人才能如何发挥这一重要矛盾，写出他们的个性：有勇于进取、敢于冒险者，有谨小慎微、因循保守者，有爱交权贵、讲究排场者，有稳健持重、注重实际者，如此等等。作者生动勾划出国际金融业这个大千世界的真实轮廓和各个金融家本身有血有肉的形象，增强了本书的趣味性和传奇性。

本书着重描绘了国际资本活动对所投向国家经济与政治发展产生的后果，特别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引起的祸福荣辱。书中涉及的国家有：非洲的扎伊尔和南非，拉丁美洲的巴西和智利，亚洲的伊朗、土耳其、印度尼西亚以及东欧的波兰等等。对亚洲所谓“四小”——香港、台湾、南朝鲜和新加坡，书中作了专门描述。书中对巴克莱银行图克爵士因种族隔离问题在南非、大通银行洛克菲勒因美国人质问题在伊朗分别陷入困境、遭到广泛谴责的情况，作了详细而真实的报道。

本书对当前最高国际政治讲坛的联合国和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以及旨在缓和东西方紧张关系和促进南北对话的勃兰特委员会，都作了专题论述，着重揭露了前三个机构某些官僚主义作风，提出了当前世界经济中的症结问题和某些建设性的精辟论点。

总之，本书作者安东尼·桑普森，作为一位西方知名的新闻记者与专栏作家，在本书写作中可说是触及了时代脉搏。作者的某些观点带有明显的局限性，不足为奇。

本书在翻译中，承蒙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潘维洛教授审校，校者在专业的国际知识及某些文字上的匡正，提高了本书表达的准确性与可读性。此外，承译者工作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和研究生部在资料提供与查找上给予方便以及有关同志们给予帮助，在此一并深表感谢。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尚希读者批评指正。

1988年9月于北京

目 录

导 言	(1)
第 一 章 点金有术的米达斯和蠢驴	(4)
银行家的担子 以资信等级划分国别的世界	
货币与宗教 不适于经营银行业务的世界	
第 二 章 谁主大地沉浮?	(25)
洛希尔家族 伦敦的银行家 巴林家族	
欧洲的争夺战 理智与耻辱	
第 三 章 银行家的耻辱 (1781—1939)	(47)
摩根家族 万国宝通银行和大通银行 美洲银行	
市场崩溃 全球大衰退	
第 四 章 四海之内皆兄弟	(72)
世界银行 马歇尔援助计划	
第 五 章 超级银行家	(84)
大通曼哈顿银行 万国宝通银行	
克劳森：花岗石的心肠 羊群	
第 六 章 另一个世界	(100)
援助 发展中的世界 联合国 大审议会	
货币官僚 银行语言	
第 七 章 伦敦与欧洲美元	(121)
欧洲美元的兴起	
第 八 章 神秘的宝藏	(135)
石油冲击 货币是不是武器?	
第 九 章 1974年的金融大危机	(148)

伦敦：恐惧的蔓延	赫尔斯塔特银行的倒闭	
富兰克林银行的倒闭	处于困境中的大通银行	
银行家们的城市	危险的名单	
第十章	混乱而待开发的边远地区	(163)
万国宝通银行的市场	印度尼西亚的私人王国	
黑非洲的心脏	走马灯旋转游戏	
第十一章	种族隔离：怎能逃脱上帝的眼睛？	(183)
巴克莱银行和贵格会教徒	巴克莱银行的困境	
索韦托事件及其后果	种族隔离和孤立	
第十二章	超级竞争者	(202)
南朝鲜和民主	融资商和代理商云集的香港	
和全世界“高压输电线路”相联结的新加坡		
筷子和爱国主义	通向印度之路	可开可合的吊桥
第十三章	货币机器	(224)
瑞斯顿的万亿美元	塑料卡形式的贷款	
第十四章	国际外汇市场	(233)
世界名次	绿色银行	德意志银行
不让外国人在英国开银行的英国人		
忧心忡忡的瑞士财神爷们	日本：叼着骨头的狼	
斗鸡游戏		
第十五章	年高望重的显要人物	(252)
国家顾问		
第十六章	一个阳光明媚的“世外桃源”岛屿	(259)
第十七章	伊朗与“巨魔”	(273)
大通银行的院外活动集团	冻结与拖欠	债务拖欠
讨价还价		
第十八章	资金投向国的风险	(296)
在巴西的国际银行业	困境中的土耳其	
波兰的困境		

第十九章	世界银行家	(314)
第二十章	有争议的新秩序	(328)
	北方和南方 一个世界 勃兰特委员会	
第二十一章	金融执法官	(346)
	石油债务人 债务收取者 智利的突击疗法	
	德拉罗西埃上场 明天我再多借一些	
	货币互相交错的联结关系	
第二十二章	危险的边缘	(367)
	真的是“一个世界”吗？	

导 言

这是一本叙述银行家与各国之间——特别是银行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的书。这种关系开始于14世纪的英国，继而发展到19世纪的美国，最后扩大到本世纪80年代许多有色人种所在的第三世界国家。本书力图阐明银行业怎样发展到具有象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这般庞大的全球性组织，还要说明现代银行又是如何跨越国界来经营业务。但我不想涉及当地银行的复杂业务及其所依据的经济理论。我的兴趣在于银行业中的国际政治及其幕后人物。许多经济学家已经阐明了在宏观上各种经济力量对银行业所起的作用，本书则试图说明银行还会受到其领导人的性格以及某些竞争问题的影响。此外还想说明当今世界在各银行家心目中是个什么形象。

在一个地理与历史范畴如此巨大的主题中，我将不得不有选择地着眼于几位著名银行家的起落浮沉，提供某些重要国家的史例研究，来阐述这种关系中的具体问题和危机。但也试图站在这些有关国家的立场上，来观察这些关系以及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贸易和繁荣等方面更为广泛的问题。我还想谈一下二次大战后世界金融体制的成长以及因获得外援而产生新的希望随后又遭幻灭的情况。由于银行家们的问题同援助问题和世界经济体制改革相互交叉，所以在本书的最后两章中，将就这两个问题一并阐述。

在本书的写作中，我不想提供原始的经济分析资料和那些随处都可以找到的统计数据，而只全神贯注于政治因素，也就是按照作为新闻记者的我所用过的传统方法——与许多银行家、专家和政治家谈话，在同行们大力协助下通过旅行与阅读获得背景材

料，依据这些来撰写本书。就作家和政治记者来说，银行家这一题材一般并不是他们所喜爱的。小说家和剧作家为了论述银行家，往往把他们描绘成夏洛克^①那样传统形象中的邪恶人物。特罗洛普、左拉或德莱塞^②都曾对那些除了弄钱一切皆可不顾的金融家和他们或飞黄腾达或落魄失意的朝起暮落有过较大兴趣，而无意刻画那些将人们存入银行的款项贷予社会各界，过着平稳而有节制性生活的银行家。但我认为，在一个新兴国家里既有混乱又有机会，在有着几乎相反的价值观念的情况下进行援助或投资，人们对于训练有素并能躬身自省的银行家——这正是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实质——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心理上的和政治上的兴趣。

我开始对国际银行家产生好奇心是远在25年前由南非返回伦敦的时候。当时，我曾为形成对照的两种情况所触动，那就是：南非古怪的城居黑人社会；住在伦敦的那些合股公司幕后人物确定远在6000英里外各项收益时那充满自信的核算。我注视着黑人国家在50年代和60年代相继独立，同时也看到上述那种国际关系逐渐走向不协调。我对跨国公司日益发生兴趣，在最近这段时期，我写出了两本书：关于石油公司的《七姊妹》和关于军火交易的《武器市场》。这也是合乎逻辑的结果。1973年的石油危机改变了石油输出国组织（以下简称“欧佩克”）各国的作用，并给武器销售商带来了新的机会，也给这些国家创造了巨大盈余，其中大部分存放在西方银行。伊朗国王在其权力登峰造极的时候，我曾会见过他。国王的悲剧现已为当时的石油公司、军火推销商和银行家的活动提供了一份史例研究材料。

我对银行家们的好奇心，在1978年担任了由威利·勃兰特为

① 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中放高利贷的犹太人。——译者

② 特罗洛普（1815—1882），英国小说家；左拉（1840—1902），法国小说家；德莱塞（1871—1945），美国小说家。——译者

主席的国际委员会的编辑顾问之后，有所发展。该委员会当时正为南北对话僵局寻求解决办法。在听了有关讨论并协助写出报告之后，我开始进一步了解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和大银行的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对穷国来说，与其给予援助，倒不如帮助开发其资源从而改变国际经济制度来得更为重要。在和国际委员会成员的多次谈话中，我开始认识到，问题拿到高层来解决，从下面来看，常常更多地带着政治性而非技术性。根据这种背景，我认为，对于银行家们和各国之间的重大交锋，提供我自己亲身感受的描述是有价值的，也是可以引起人们兴趣的。本书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写成的。

在本书写作中，我曾力图描述国际银行家们及其所交往的发展中国家这两者各自对当前世界的看法。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可能有时会感到头晕目眩地被带着环绕世界穿梭而行，竟无法有时间停下来考虑考虑问题。如果真是这样，我只能认为，这种心理状态和国际银行家不停地奔走于其客户国家之间，思想上从一个复杂问题转向另一个复杂问题的那种经历，颇有相似之处。这是一个就性质来说没有终止也没有简洁结论的事情。这些银行家都是高度具有环球眼光的人，然而，他们却也面临着当代世界上的一切矛盾与危机。因而他们的故事也只能老老实实在地以问号来结束。

第 一 章

点金有术的米达斯^①和蠢驴

银行家们正如其他人一样，只是更富些。

——奥格登·那西^②

“我的名字叫奥兹曼迪亚斯，众王之王；看看我的成就，你这创造奇迹之人，也会自愧弗如！”除了遭殃，空空如也。而今断垣残壁都付毁灭，无边无涯，孤帆远沙，一望无际。

——雪莱^③

时值1980年的金秋季节，在华盛顿的谢拉顿旅馆里，云集着来自140个国家4000位衣着考究的贵宾，参加一次空前盛会。每层楼的走廊、进口和华丽的电梯，都能听见他们笑语喧哗，看到他们匆匆而过。旅馆顿时成了一艘在远洋中航行的宛如世外桃源的定期班轮，乘客们可以整天在那构造玲珑的甲板、舷梯、走廊之上和底层厅室里消磨时间，而无需走出舱门吸口清新的空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甚至中国和越南都来到了这一临时的

① 米达斯，希腊传说中的弗利治亚国王，贪恋财富，曾求神赐给点物成金的法术。——译者

② 奥格登·那西（1902—1971），美国诗人。——译者

③ 雪莱（1792—1822），英国诗人。——译者

超级金融市场设立字号。旅馆豪华的成套客房，一夜之间，成了具有其各自特色并配备秘书与随员的微型使馆。在这些微型使馆的人员之中，沙特阿拉伯人正在埋怨它被排挤于金融列强的席位之外；稚气未除的南非财政部长——参议员霍尔伍德除了急切地阐明黄金应为实施货币法则的必要手段外，还对有些银行家对南非货币的稳定性未加赞赏而深表不满。在与会代表们所聚集的中央走廊通道里，人们几乎可以听到除了苏联集团而外每一个国家所持的观点。

大会之所以异乎寻常，正由于其本身平淡无奇。正是少数几位穿蓝色长裙的西萨摩亚代表和一位飘拂着绿色绣花长袍的马里部长的到来，才使大会面目一新，其余人的服饰几乎一律是款式朴素，条纹细致，衬衣洁白，领结端正，皮鞋锃亮。这里有几十位阿拉伯人，但他们没有一个穿阿拉伯长袍或连有包头的外套。他们的穿着形形色色，但会议的气氛和色彩却仍然是单一的。毋庸置疑，会议本身就是如此，是一次银行家们的大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

许多银行家通过旅馆的大厦进口拥入会场。从他们转动着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极为现实的意图。大型高级轿车穿梭不停地从其他旅馆接来了显要人物，其中有大通银行的洛克菲勒，德意志银行的威尔弗雷德·高斯，还有巴克莱银行的世袭董事长安东尼·图克爵士等人。无疑，这些显要人物都是到这里来寻求解决世界问题的。他们有的踟蹰于电梯之旁，有的徘徊于报摊左近，有的突然走动，甚至失去体统地快跑。一般顾客都认为，银行家们是板着脸孔坐待别人礼貌地走向他们的人物。今天，这里的景象简直怪得出奇。在他们的对面，看来总是六个人一道行动的日本银行家们，正在簇拥着一位财政部长。沿走廊走动的是一位面孔严肃的法国银行家，看上去就是非常高级的银行界人物，他似乎正在全力追求新的非洲猎取物。站在会场走廊边等人的，是体形瘦弱的伦敦银行界高级官员——劳埃德银行董事长杰里米·莫

尔斯爵士，据说他是真正了解特别提款权^①的少数专家之一，他的竞争对手之一曾评论说：“他们忘了向他的血管里灌血，没让他活起来，这真太可惜了。”

人人象孩子们做挤沙丁鱼游戏那样，想要了解对手们有什么失误，都在注意各自视线以外其他人的行动。人们在七嘴八舌地插话：“你知他是谁吗？他正是曼尼·汉尼字号的老板”；“你想不到他讲得这样一口地道日语吧——他还曾在禅宗寺庙里混过七年哩”；“他在那个地区有着各种意想不到的关系——你该和他结成一伙”；“他和马尼拉的伊梅尔达·马科斯夫人的关系很密切”。这些人乍一看，与其说是银行家，倒不如说是金融掮客、联络员，或者确切地说，是推销员。他们在上下自动楼梯和沿着楼上走廊进入住房套间之时，不断追逐猎取物，因而他们急于做成买卖的心情是隐蔽不了的。这些似乎生来就只会说“不”的人们，现在却正在满口说“是”地向别人兜售贷款。笔者在会场中就曾听见一个热衷于拉贷款的联络员向一群美国银行家说过：“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认为他们会借你们的钱。”

在旅馆的深层，正式代表们正络绎不绝地进入灯火辉煌的会议大厅，并依照联合国140多个成员国安排的名牌次序各自就座。演讲高台上坐着两位金融巨头：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雅克·德拉罗西埃。背后墙壁中央挂着两大国际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徽章。

大会开幕词由热情洋溢的本年大会主席阿密尔·贾迈尔宣读，他来自最贫穷但最美丽的国家之一坦桑尼亚，现任该国财政部长。贾迈尔为勃兰特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最近曾提出其设想的“生存纲领”。贾迈尔坚决认为贫穷国家在世界秩序中应有更

^① 特别提款权亦称“纸黄金”，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69年第24届年会上决定建立的一种有黄金保值的记帐单位，是分配给成员国“普通提款权”以外的补充。

大的发言权，他问道：“为什么有人竟认为最贫穷的国家对世界安定没有兴趣呢？”他在提到他的国家自石油价格变动损害了该国的贸易以来一直承受着不堪忍受的重负时说：“这就象是穷就有罪那样受到惩处。”他又说，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这些最贫穷国家整顿家园以渡难关，可是，就不想想，“正当茅舍房顶着火，再加上洪水泛滥或暴风雪侵袭之时，高谈整顿家园又有什么意义呢？”

继贾迈尔之后发言的是法国的德拉罗西埃，他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常务理事，此人体质结实，一对机灵的眼眸在金框眼镜后面炯炯有神。他发言语气严峻，似乎他就是世界银行实际的经理。他讲了通货膨胀的危险性和遵守金融纪律的必要性，也谈到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体制的需要。他还声称：“货币基金这个组织必须适应当前新的现实，还必须对其成员国的需要和追求作出反应。”接着，麦克纳马拉起立发表了他在历年年会12篇演讲中的最后一篇，对他在世界银行的业绩作了画龙点睛的渲染。麦氏以其声若洪钟的嗓音再一次指出，有8亿人口生活于绝对贫困之中，无路可走，这是一种令人担心的处境。他对美国 and 英国削减援助拨款的行动提出了指责。他坚持说世界银行只不过是开始发挥了它的全部潜力。他感情激动地略停一下，然后几乎在声泪俱下之中结束了他的演说，他说：“我们必须具有远见来开始——世界银行创始人那样的开始，鲜明、有力而大胆的远见。萧伯纳说得最透，‘你看到了事实，问了个为什么是，我却梦想着从未有过的事情而问了个为什么不是’。”

美国总统卡特继麦克纳马拉之后发表了演说，并答应支持反映出“美国的人道主义原则和基本经济利益”的这一国际机构。接着，各国财政部长相继登上这个国际讲坛发表意见，在已呈暗淡的国际金融景色之上再加一层阴郁。从一些较穷国家来的部长们，纷纷诉说亟需援助的困难处境。但西方那些比较发达的国家却对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率提出警告。伊朗财政部长抱怨某些

国际银行丧失信用，冻结了他的国家的财产，西德财政部长赞同勃兰特报告，认为世界规模的武器竞赛正导致援助款项转入军备；沙特阿拉伯财政部长穆哈迈德·阿布-凯尔代表所有阿拉伯国家用阿拉伯语发言，对不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派观察员参加这次会议提出了抗议。

巴勒斯坦人给这场金融盛会带来了无法摆脱的麻烦。他们虽曾有个代表团成功地进入了这座大厦，但最终都被撵了出来。因而在他们在旅馆外面庭院里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阿拉伯各国代表一直在进行幕后活动，他们决心维护其自身的共同实际利益，但并未大力支持巴勒斯坦人（因巴勒斯坦人曾给许多阿拉伯国家带来麻烦）；他们坚持要在这两个国际金融组织中取得较多发言权。由于金钱现已成了阿拉伯人的特产，他们自视是第三世界咄咄逼人的力量。他们在会场走廊里遇到别国代表时，总要提出他们对国际关系某些新的见解。比如：科威特人有什么话要向西萨摩亚人说，沙特阿拉伯人有什么话要向巴西人说。阿拉伯人看来象个暴发户，申请加入保守的富户俱乐部却在暗中遭到反对，因而对俱乐部的规则提出异议。众所周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这类国际金融机构的控制权，一向是为拥有20%表决权并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国家所掌握。但是，阿拉伯人对此已越来越感到不满，他们坚决要和那些虽因油价高涨而遭贫困但仍然为有阿拉伯那样的富有朋友而高兴的贫穷国家站在一边。

大会开幕词致过以后，会议厅忽然冷落、寂静下来。银行家与代表们大多回到休息室和各自的住房里去了。他们并不是为听关于通货膨胀和绝对贫困那些老生常谈而来，而是为和此次会议得以聚在一起的部长、代表们洽谈有利可图的交易而来（有位银行家一边以手拨弄着日记本，一边向笔者解释说：“我三天内见过10位财政部长，要想到世界各地去会晤这些部长，得费一个月的时间”）。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在全世界财务政治家们云集一处的这种庄严气氛中，这次盛会已变成一次全世界金融掮客的高